

## 春天的39行诗台阶

□李龙年

1  
酝酿了整整一个十二月 我准备歌唱春天  
旋律还未落在纸面 野花的海洋  
奔腾着 湮没了我词句的粗糙

2  
从现在起 我要和生活谈一场  
长达一生的恋爱 我的每封情书  
落款的地址都写着 寄自春天

3  
现在 我相信 嫩绿 代表向上  
芽瓣撕裂声 是上帝的歌喉  
缤纷原野 是人家门前的地毯

4  
为了美好 我建议 把  
所有的罪犯押往春天 让他们在那里服刑  
每颗亏损的心 都会成为闪耀的露珠

5  
可是 开往春天的动车  
车票非常紧缺  
购票者请提交诗歌 她是最坚挺的硬通货

6  
春天 我要珍惜每一秒钟：  
用阳光擦亮 用月色擦拭 以千万朵  
鲜花  
把整个春天 举上天空

7  
多么纤弱啊 春天 你纤秀的双手扶着  
比二月还柔软的腰肢  
一声轻咳 竟咳出条花的滚滚洪流

8  
祖国啊！雨珠是你四月的眼帘  
哪怕是塞外飞雪  
也清亮成 唐诗里葱茏的古典

9  
今天 我喜滋滋地享受美食：  
从楚辞里摘来蒹葭 从诗经中取来卷耳  
三山五岳 是人民无比辽阔的餐桌

10  
谁说春天不需要思想？  
漫山遍野的野菜 价格高昂  
有人知道 苦 是它们血脉里奔流的血液

11  
春天 代表怀念另外一个世界的亲人  
代表记住一个民族的祖先  
代表 血与火的 磅礴恢弘的 历史记忆！

12  
四月 我萌发了一个心愿 收集  
所有的虫鸟鱼花草甚至 空气的声音  
编进中国小学生课本的第一课

13  
为了这个永远走不出的四月  
我真的非常渴望 成为一只幸福的蚂蚁：  
面朝日出 背对天空的花瓣 跋涉一生

## 词三首

□张傲

贺新凉 旧时雨

一往情深句。叹经年 秋江明月 断肠哀曲。轻絮飞花云中泣，缚断瓶红缘难续。往事忆 风环飞杳。未展铅华漆眸静，梦里犹记耳边浅语。前事算 伴风去。

秋风初至景仍绿。远青山 流光夕照，雾紫丝缕。扶醉金樽倾复倒，击箸吟诗碎玉。酒兴尽 空庭踽踽。几死古桐音飞转，有心难诉点滴愁绪。问是否 旧时雨。

浣溪沙 点朱砂

碧落梓泽云化霞 溟溟清露雨飞花 长风一响响琵琶。

空对鸾镜闲翠玉 独留皎月点朱砂 秋江一去负韶华。

江城子 梦梨花

浮生一任转韶华 共飞沙 响胡笳。一点飞鸿 枯树染烟霞。云鬓玉钗滴翠袖 唇点绛 映双颊。

高楼独上断云崖 问清茶 望江筏。凭醉扶栏 夜半月蒙纱。纵是疏窗秋雨叩 难扰乱 梦梨花。

## 发生在大漠的故事(上)

□曹都那木 作  
席 照日格图 译

寻者D兄走着走着就走进一处风灌出的一大沙坑里停了下来。朝哪里望去都是光秃的沙丘，它们像一个个擦净的铜锅扣过来一样，在阳光下闪着漠然的色泽。丝风不进的闷热，让人联想到乡里人制炒米时用来爆米的大铁锅里的热沙。所骑的马匹也停下来喘着粗气，从鬃甲、胯膀上渗出滴滴豆大的汗粒儿。

那还是很小的时候，在夏季的闷热中，在灶火旺烧的炒锅旁，扣放的柳编背篓上坐着母亲。她满脸流汗地往大铁锅里的大热沙中倒进已煮好的蒙古糜子，并在那爆腾的瞬间，迅速翻炒起来，那场面，简直让人不忍目睹。母亲忙不迭地翻炒糜子时会 儿子啊！给灶里添几块牛粪，这般的指使他的。当他拿起牛粪走近灶口时，脸会像被烤熟了般难以忍受，他会急忙把牛粪丢进灶口迅速跑到一边去。这幼时的场景，如画般闪进D兄的脑海中。在那场景中，若是去到房后的檐影处会凉快些。那阴影下，狗是伸出舌头快喘着气，但它还是伸直身子趴在那儿，很舒服的样子。多幸福的家伙，此刻已是别处他处可避热了。正午的阳光下，人的影子已被踩到脚底，而拴马桩上马的影子却被收缩到马肚子下面，像是铺了一小块瘦死的畜皮，除此，已是别处无影之物。

走进这大沙坑中的D兄虽是有了一些慌闷，但他努力着开始整理思绪。我怎么就进了这大无人烟的荒沙里来了呢？他这样想着。刚才，随着夏日午热的临近，D兄也知道自己来到了这大荒漠的边沿。今天大清早，他连早茶都没顾上喝就趁着早凉赶紧出了家门。仗着大灰马的脚力，他把这附近的荒地、坦坡穿插了个遍。当然，时间也被穿插到了中午。人困马乏也无悔可言，他是听信了邻近村人说的，前几天往漠里进了几匹骆驼似的牲口来看，这句给了他信心的话才哼唱着《我的马儿》奔这里来的。

这大荒漠可从没见过，看着怎么就这么浩气呢？从哪儿刮移过来的呢？D兄心中如此想了后又盘算道，不过没事的，海大还有港呢，何况这沙坑子。有马在，我和马把命连在一起，一定会走出这破坑子的。他这般自我鼓励着，向着大漠深处策马走去。

穿过大漠边沿的零散沙丘后，浩大荒原的连片黄沙展现在眼前。这大沙如上天所赐的谷米，尽情而倾，连绵不绝到天际。D兄在马背上探了探身想，这是没啥遮挡随便走的地界呢，就接着走了下去。前面那些沙洼里，有很多杂乱无章的脚印交织在一起，也不知道是人的牲畜的还是野兽的。这些脚印很难让人判断出来是来还是去。可不管如何，D兄还是见隙便行地

走了下去。就这样越走越深，直到走入大约是以中心的地带。

太阳在头顶泻炽而照，沙漠漫无表情，如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达人岸然而在。太阳的明光、暗辐射及热力，都被它默默地吸收，并把回散的气流，如静睡之人那般悄悄吐纳运送。这里，蟋蟀断唱，蚂蚱绝鸣，空中偶尔有一两只鸟雀也是被这大漠的漠然所惊怵般，无声地匆匆飞过。平时不以为然的鸟雀，此刻却给D兄一种别样的亲切感。

真是大沙坑啊，D兄见此情景本想打道回府，因为陌生之地什么都是不可预料。老话说，路错一里错死人啊。可是，大灰马向来都能从容地引领他，无论他身处何地。不管他有知觉，也不管前方有路无路，这马每次都能将主人安稳地送回家。想到此，D兄便又 马在我在 地大着胆子向更深处进发。

走了很远，又进入一个与先前一模一样的沙洼里时，他突然感到很困顿和闹心。马已身乏体薄，人更是。早晨没顾上饮马，这下可坏了。D兄此刻才想到自己忘了饮马。对大灰马而言，以为骑了铁马似的主人，早上根本就没想到它。这下有可能不是马就是人。看着大灰马不安地转睛蹄踏，他不禁优柔起来。沙中的干热气开始向人与马靠拢，索取湿气。上有烈日，下有炙沙，旁有热浪，这下可有的熬了！D兄心中不禁感叹。他走上一座沙丘四处张望了一下，坨子起伏的大沙漠海一样漫漫无际，近处的一些沙丘顶，更像庙里聚坐的喇嘛们的大光头。

在这恍若洪荒的大漠中，他不仅丢掉了来路，更迷茫了去向。对他而言，现在已不是在寻牲畜，而是该寻生路了。马蹄深陷沙中已至距毛，走起来发出 咣嗒、咣嗒的无力声，其慢如牛。

四周寂无他声。草木风动，鸟兽走飞之声绝于耳。甚至，最有可能的蝇虫之声也无可寻踪。D兄偶尔的咳嗽与马匹的粗重喘息成了这沙粒世界中的仅有声息。多么可怕！沙漠这万寂的表象，让他感觉远比漆黑的夜可怕。在夜里，迷路的人可以四下探走，有马也罢，步行也罢，可以快走，可以跑，也可以坐下来。可眼下这算什么？大漠中失了方向该怎么办？是跑吗？软软的沙陷着人，马都跑不起来。是走吗？可这些沙头看起来极感眼力更感心神。如若妄走下去，进了绝地，岂不是自投 空门。是停下来？沙洼处会像炒米锅一样 炒 你 沙洼处会像风干塔一样 干 你。真是没有比在大漠中迷路更不堪的事情了。他鞭起马，估摸着朝进来时的方向走去。

翻过一座沙坡，又是一洼沙坑和与之相对应的沙头。不是这里。他这般想着，又朝别处走去。这下可真是进也这沙，走也这沙，坐下更沙的无标之界了。大多情况下，沙漠是波向东南的。其西北迎风面的沙呈缓洼地形，东南向努

进的沙脚会呈半圆地形。D兄在心慌意乱中突然想到了上述这个沙漠中简单推测方向的经验。可他以此推理再放眼望去后，不知为何竟连哪个是沙头，哪个是沙脚都分不出了。太阳依旧炙烤，秃沙依旧晃眼。沙漠中迷失的危险已锁定了自己。他如此意识到。这危险，简直如在其家门口静等了他几百年，且真真等到了这一天。若不如此，自己为何鬼使神差般地走进它呢？沙漠中迷失的危险性有别于其他之处在于：它不会像虎狼一样瞬间猛扑过来，把你顷刻间扯碎吃掉；也不像水火无情，给你带来个痛快，而是以极安详的姿态让周围的一切静于其位，甚至对目标物也尽量保持其初始状态。它会以漠然世界的焦黄之色迷失掉你的心智，继而从你肉体的所有与外界相通的孔隙中吸取水分、意志、灵魂、黄色。这干枯之黄色啊！你难道是生命之绿无言的结局吗？

太阳如无烟的炉火正在盛燃，它将天空蓝蓝的冷色驱赶到天际，并与大漠的枯黄遥相呼应。好一幅大漠骄阳的撩人景色。此刻，寻者D兄的脑中已灌满了沙黄色，五脏六腑也要开始蒸发一般难受。大难来了。附近会有人烟的吧？D兄抱着一线希望想到。紧接着，他便产生了被施救的下意识。他以 盲人 求声的天生本能 呼喂！呼喂！呼喂！呼喂！地大喊起来。大漠如耳聩老人，无半点响应。他再次 呼喂！呼喂！有人吗？这般大喊起来。哪个方向上都没有回应，更没有空谷回音的励志波。接着又喊了几声，仍无回应。声波刚从嘴里冲出，便立刻入入海绵一般消于无形。他感到自己也要被这大漠海绵吸水一样吸掉了。想到此，他不禁牵紧了马缰绳。平时喜欢摇头晃脑跳耍的这匹爱马，此刻却像瓷马一般木然无欢。不过，在主人牵紧缰绳的暗示下，它还是甩了甩尾，向着对面的大沙坡抬起头，皱鼻露齿从空气中嗅起什么来。

顺着马头抬起的方向望去，那座如涛而起的大沙头给人以莫名的畏惧。

要是依着这马头抬起的方向走下去，没准会彻底走上绝路呢。眼前的景致不禁让D兄心里这样想。对这匹自己从不怀疑的爱马，今天他竟很是怀疑起来。所以，他像是怕这马要误入歧途似的，带紧马嚼子朝另一方向缓势些的沙坡走去。

走进又一处沙洼四下望去，只见如苍天之手捧放的一般，众多小沙坨子连绵起伏着。这下可往哪里去呢？如此一想，惶恐又起，些许镇定的心便又乱了方寸。

## 是匆匆还是缓缓

□金文艺

有首诗里是这样描述时光匆匆的，读来令人震撼，冬天的阳光，很慈祥，适合老人，也适合我，我坐在窗前，对面，阳光躲在楼后，却在墙上肆意玩弄着影子，我看见刺眼的光，便想抓住影子，却只抓住了自己的白发。

时光似乎总是太匆匆，就像撞了满把的细沙，尚不及留下点什么，却已穿手滑过。但也有诗表达了另外一种意思。鲍勃·迪伦在《时光慢慢流逝》里写道，山中的时光静寂缓慢，我们坐在桥畔，在泉水边散步，追寻野生的鱼群，在溪水上漂浮，当你置身尘外，时光静寂流逝。

世界分主观客观，我想，人这个主体其实从未 真正 地看待过客观世界，因为在与客观世界的耳鬓厮磨中，客

不知不觉总会烙上人的感情印记。

由此观之，时间也就本无所谓长，无所谓短，无所谓匆匆，自然也无所谓缓缓，或急或缓，全来自当事人的一时感怀。

一般的物比人活得更长，百年的树，千年的虫，并不鲜见，随便一粒黄沙，甚至已历上亿年，但有一样，人，拥有情感的丰富，生命的精彩，复杂又单纯，深邃却又简单，这是物比不了的。

因此，烟花绽放的生命，应是世上的主宰，刚柔相济的情感，才是宇宙的心灵。



大漠

佚名 摄

## 春日看蚂蚁

□安宁

春天，看到一只在还有些料峭的风里，探头探脑出来觅食的蚂蚁，小孩子们会忽然间欢呼起来，朝大人们喊：快看，蚂蚁都出来了！于是大人们也弯腰看上一片刻，而后点头，自言自语道：天暖和了，不会再冷了。

那时候的大人和孩子，都会被这样一个小小的生命打动，并不会想起平日里拿它们取乐的种种，只是注视着这孤独的一只蚂蚁，穿过过硬的泥土，消失在一片乱草丛中。

乡下人习惯了房间里有一两只蚂蚁的生活，不会像城里人那样大惊小怪，要动用灭虫剂，将它们消灭干净。而我们小孩子，蹲在地上嘴里嚼着饭粒，还会故意丢一根面条，看蚂蚁们怎么将这上好的食物，齐心协力地搬回巢穴里去。这时候的蚂蚁，就成了饭间的小乐趣，好像电视上演的精彩的电视剧一样，一定要追着看到有了结局，才会罢休。

有时候它们也会在人家里筑巢，比如床底下，柜子后面，砖缝隙里，也不知它们哪儿来的力气，可以冲破这些坚硬的阻碍，将细细的泥土运到地面上来，自己则躲在这没有风雨的房间里，依靠人吃剩的残羹冷炙，维持着整个蚁群的生命。有时候扫地看到了，人骂一句，一笤帚扫过去，便消灭了它们的窝巢，但过不许久，那里又重新恢复了平静，照例有蚂蚁出出进进，和人一样，为了家族的一日三餐，而日日忙碌。

我喜欢趴在一棵大树下，看很长时间的蚂蚁，都不觉得厌倦，并常常幻想自己成为其中的一只，每天只要外出寻找食物，而后召集兄弟姐妹们拉回巢穴就可以了。乡下那么大，食物又那么丰富充裕，随便走上一会，就可以收获满满的犒赏的食物。一粒饱满的麦子，一只半死的蝗虫，一截断掉的蚯蚓，一块香甜的西瓜，一枚芬芳的野菜，一口新鲜的香瓜，都是上好的食物。这些任务，比上学读书轻松多了，啊，简直是坐地就可以生财的幸福活计。等到了冬天，大雪覆盖了整个的村子，人还要辛苦地砍柴，烧火，做饭，剥玉米，编筐，或者踏着积雪，吸溜着永远擦不干净的鼻涕上学，挨老师教鞭的敲打，可是蚂蚁

## 关于征集 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 主题文学作品的启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和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宣传展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引导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 建设现代化内蒙古、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 的生动实践中，内蒙古日报社开展 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 主题文学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此次征文活动以 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 为主题，全面展示自治区成立70周年以来，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民生保障、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生态环境等各项建设取得的巨大变化，艺术地展现新时期、新常态背景下，全区各族群众一往无前、吃苦耐劳、奋发有为、开拓

进取的精神风貌。通过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为扩大自治区知名度和美誉度，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作出新贡献。

二、征文要求  
本次征文活动集体和个人均可参与，每位创作者提交的作品数量不限。征文体裁包括微型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快板、歌词以及其他民间文学等。征文作品须为原创作品，要求紧扣主题，言之有物，表达清新流畅，尽量通过具体事例、人物、细节来表达主题，做到客观真实，真情实感。

三、投稿方式  
可将征文稿件或电子版邮寄至内蒙古日报社（邮寄地址和邮箱附后）。信件或邮件注明 庆祝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征文，文尾写明作者真实姓名、所在单位、联系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

四、发表与奖励评选  
应征作品将及时筛选并在《内蒙古日报》汉文版《北国风光》版和新媒体平台上刊发。2018年初进行优秀征文评选。征文活动组委会将给获奖者颁发证书，获奖者名单将在《内蒙古日报》等媒体进行公布。

征文书地址和邮箱：  
《内蒙古日报》汉文版《北国风光》版  
联系电话：  
0471 6635375 李倩  
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桥开发区内蒙古日报社汉编专刊部  
邮编：010040  
电子邮箱：  
nmbgfg@163.com

内蒙古日报社  
2017年4月10日